

孔家店

美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孔家店

美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孔 家 店

美华 著

KONG JIA DIAN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沈阳市和平区北—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中国辽宁省新华书店国内总发行

新加坡上海书局海外总经销

金昌印务

字数：189,200 开本：610x864 印张：6.5张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责任编辑：刘烈恒 责任校对：李劲

封面设计：刘勤

ISBN 7-5313-1199-2/I·1076

定价：6.60元

笑与思

——陈美华小说近作读后

笑，是一种需要。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也有人把笑列入医治精神病的心理治疗，能改善情绪紊乱和内分泌失调。文学实现笑，本是文学的功能之一。笑能与思想结合，当然好，不能，也没关系。

纯粹是笑，目的是笑，有何不可？中国大陆的相声艺术，有一部分就纯粹是笑。有的笑星，一张口一眨眼，就是为了引起观众的笑。其上乘者，能让你笑破肚皮，笑得前仰后合。

陈美华的新近小说，在苦心编织笑。他善于讲故事，让你拿着就想读下去。他的《搭错线》一开始就制造一个悬念：妈妈为什么忽然给女儿打电话，并交待采一些花回去呢？女儿猜测，是为她结婚三年不生孩子。夫妻“确实是尽了力”，就是“肚子不争气”、“连蛋也不下一个”，好不好笑？作者在破译这个悬念的过程中，编排了一个个笑的环扣。女儿大学毕业，先是眼界高，周围男士看不进眼，一拖十六年，成了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后来是高不成低也得就，“下嫁”给了眼下的阿顺。妈妈和婆婆求神问卜，医生检查也正常，就是月经来、受孕不成。婆婆算命今年犯七煞。要少出门，为孙女生育不得不来家小住，忽然半夜大喊“有鬼！有鬼！”说鬼摸她的头，拉他的手。原来，婆婆睡在弟弟床上，她爸爸回家照例要摸儿子的头，拉儿子的手。妈妈要女儿采花，也只是一个“借口”，免得婆婆受惊吓之后怪她要女儿回家做家务。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搭错线”，属于一种家事、婚事的差错和误会引起的

笑。

比较起来，作者的《卞大人》、《商场新兵》，不单是制造笑，制造各种误会，而是在笑中渗进了讽刺，渗进了人生的思考。卞大人是一个吝啬鬼。这一位“大人贸易公司”的老板招聘“我”这个男职员，作品有这样的描写：“卞先生在向我发表演说，我静听着。我好像处身大雷雨。中。卞先生说话时好象雷响，而且，口沫横飞，喷到我满身，满头，满脸，好象大雷雨的雨滴不断打在我的身上！我强忍着；不敢举手去拭抹，唯恐冒犯了他！我设法闪避；但在这咫尺之间，只要他一张开口，我马上就被射中！完全在他的射程之中！闪避？真是谈何容易。”卞老板给“我”每月薪水170元，仅够“我”住房、吃饭、乘车，连每月给的五块应酬费，用剩的还得上交。老板请韩国公司推销员吃鱼丸粿条，也不让“我”搭一餐，他的吉隆坡分行经理赶来汇报业务，一顿饭也舍不得请。他要“我”造假帐簿，使偷漏税180万元得以蒙混过关，在请“我”吃自助餐时，连盘里放的一块二元钱的鸡腿，也要“我”退回去：“你看这样一个鸡腿要两块钱！你不如要个鸡蛋，才两角钱，而且营养要比鸡腿好。反正鸡腿也是从鸡蛋那边变来的”。一气之下，“我”终于辞职离去了。

在此，我们对一种人生现象发愁。吝啬鬼是自古以来各国作家刻划和鞭撻的对象，卞大人是一个新加坡现代吝啬鬼，为什么怪吝如此腐蚀灵魂，这种人生现象不绝如缕呢？为什么读者捧腹大笑，而层出不穷的吝啬鬼却经受得住这种嘲笑呢？难道包括作家在内的人们，只能发出“可悲的人性啊！”这种无能的哀叹吗？

《商场新兵》是更为触及现代人性这个时代主题的。它也是让你发笑，笑后必引起深思。一个生长于山城的青年，有幸来到新加坡这座狮城，谋得推销员一职，本可以大有作为，但是，他发现他整个人被肢解了，瓜分了。住户杨经理卡他的油，如住房和早晚餐就要从月薪650元中扣除二百五；许主席直接领导他的推销业务，占去他的上班时间；张财政拉他每天傍晚去民众游泳会去游泳。这些经理、主席、董事之间互相倾轧，互挖墙脚，都想拉拢这位推销员，为我所用。结果，这位精明能干的推销员发现“我身不由己”了：“我的每天活动时间都十分规律化。我把时间划分为三段：早

餐后到下班前，我属于许主席；下班后到晚餐前，我卖给张财政；晚餐后到第二天早餐前，我让杨经理所拥有！”此外，还有一位早熟的女书记马小姐，要他陪吃陪舞。作者严正地揭示了那种权力蹂躏人性、宰割人性的可怕事实，那种“体不暇给”、“分尸分神”的人性异化现象：“我发现我正在他们的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的旋涡中飘浮”，“终日惶惶惑惑，战战兢兢，惊慌失措，甚至丧魂落魄，有如惊弓之鸟。”

作者触及到了财富敌视人性、权势敌视人性这样一个尖锐的现代主题。这也是当今的世界随着现代化进展，随着工业技术发展，而困惑着一代作家的严肃主题。这个推销员越能干，公司业务越蓬勃发展，他就越是失去自主！“他们越是快乐我就越痛苦！”他彻夜失眠，”杨经理，许主席、张财政、马小姐，每个人的嘴脸及每个人的言论，都争先恐后地挤进了我的头脑里！”作品最后写到他只好离开繁荣的都市，回归那简朴的山城。

自然，《商场新兵》只是另一个被雇者、受雇者的人性异化，是一个受权力欺压者的自主丧失，那么，雇者呢？施权者呢？

在美华的近作中，唯一脱离笑、脱离喜剧色彩的，是前不久发表的《孔家店》。《孔家店》写一个孔姓家族的“大永”集团的发迹史。就家族发迹史来说，这篇作品没有太多特殊的东西，孔贡政也只是众多心狠手毒的公司巨子发迹者之一。但是，就在孔贡政六十大庆的豪华庆典上，他“闭门怒吼”坠于灵魂分裂的可悲境地。似乎是一种不谋而合，似乎并非作者的有意安排，《孔家店》回应了《商场新兵》的主题，它着力展示一个雇者、施权者的心灵分裂。孔贡政和父兄最初创办“大永印务”时，自己的人性和良心并未泯灭。他看到由于父兄辛苦，自己才能上大学。他在日本留学、在美国服务之后，回厂工作也不起劲。不久，野心萌发，先想同外资合作，搞出“小鱼吃大鱼”，结果失利，后来，又在独占公司火灾保险金和哥哥车祸赔偿金的过程中，排挤亲人，壮大自己。父亲忧伤致死，侄儿被撤掉了股东和董事资格，弟弟也因莫须有的贩毒案而锒铛入狱。吞并其他公司的庞大的“大永”集团完全控制在孔贡政父子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发掘了孔贡政这位得势者、发迹者的人性

异化与分裂也就是作品所说的“隐忧的困扰”。他内心展开了奴役的斗争，一方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厚黑学奴役了他，他不会跑到父兄灵前下跪认错，也不会到弟弟牢房请求原谅，或者恢复侄儿的董事位置；另外，又时感后悔，默默流泪，心里象有不散的冤魂骚扰他。他独吞家产，把公司交给两个儿子，又怀念侄儿，埋怨儿子唯利是图，不象侄儿把公司当成自己的根、自己的事业。另外，又担心儿子将来的关系会象他们兄弟一样。

他拥有财富，又象是骑上虎背，任凭狂奔，会摔个粉身碎骨。于是，冥冥困扰之中，这六十寿典，是欢庆，还是哀悼？是祝贺，还是嘲讽？是业绩，还是罪孽？他“纵声大哭”了。

作者让我们看到了拥有者的丧失，剥夺者的被剥夺，当今的志士贤明，在探寻人的解放，实现合理的人际关系，有多少曲折的路需要去跋涉呵！

本文只是就美华君的近作，说一点想法。作者是业余作家。果实累累，已见出他的勤奋了。未来的岁月，想必会在严选与深掘上、在语言与情怀的独创性上，实现新的突进。读者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贺兴安

（编按：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

目 录

笑与思——代序·····	(1)
孔家店·····	(1)
扭伤的青春·····	(33)
搭错线·····	(62)
商场新兵·····	(74)
晓玲的心事·····	(89)
诡计·····	(109)
情误·····	(127)
换头手术·····	(140)
半个头脑的人·····	(155)
虎山下来的女人·····	(170)
真者里·····	(174)
远方的来信·····	(177)
医生的话·····	(180)
痴情汉·····	(182)

抢手货	(184)
洗手间的秘密	(186)
气煞	(188)
爱妻	(190)
天机	(192)

孔家店

—

孔贡政将自己反锁在卧房里，独个儿坐在梳妆台前照着镜子，望着自己油滑然而银白的头发及春光焕发然而皱纹密布的红脸发愣！他在默想、他在反思、他在省察。想到激动处，他紧握拳头，猛力地往梳妆台上一击。

他击痛了，很痛很痛，他猛缩回拳，“呼呼”地吹了吹气，似乎能把疼痛吹走似的。他低下了头，泪水潸然，像断了线的珍珠直往台子上掉。想起了往事，他有无限地感触！想起有生以来的六十年间，世事无穷变幻及本身万千经历、想起了半小时以前，子子孙孙、亲戚朋友以及各界名人，为他祝贺六十大寿及庆祝他所领导、他所主持的“大永”集团发股挂牌成为公众有限公司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应的空前盛况；他也想着公司的前途。他仿佛在头脑里编写着“大永”集团的发迹史！或许不！这部发迹史早已编成在他的脑子里了。此刻他只是不断地翻阅复习着罢了。他看到“大永”集团在过去四十年里经历过风风雨雨，就像一艘船在汪洋大海中行驶，有时是惊涛骇浪，有时是风平浪静；有时候又是船借风力、兼程而进。想到过去，又想到现在、再想到将来，他有太多的感慨！他深深吁了口气，默然离开梳妆台，在卧房里踱起方步来。他左手握拳，不断地击向自己的右掌心。

房外，妻儿，孙子们兴尤未减，正热烈谈论着方才孔老人生日及“大永”集团挂牌庆典上的热烈景况。他们的话语只是轰隆的

一片声浪，简直乱七八糟、混作一团！

“你们好不好安静点！不要吵死我好吗？”

孔贡政从卧房里开门探出头来，带着盈眶的泪水，像一头发了疯的猛兽，大声吼叫了一声，“碰”地一声响，又把房门反锁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猛兽怒吼声，把楼上楼下、厅前厅后的子子孙孙吓了一大跳，热烈的气氛瞬时消沉了下来，一种惊恐、死寂的场面立刻取而代之。

“公公一定是喝醉了！公公一定是喝醉了！”孙子们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被怒吼声惊吓过度，三魂七魄未返躯体，只是呆呆地坐着，不发一言；有些微微镇定的则板着面孔，警告说：“小孩子懂什么？不许乱说话。”

其实，这些被称为小孩子的孙子们都不再是什么小孩子了，他们有的服完兵役，留学国外；有的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有的是国民服役人员，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只不过在长辈的心目中他们仍是小孩子罢了！

尽管“小孩子”们的窃窃私语被长辈们所喝止住，“孩子们”还是确信“公公是喝醉了”。

孔贡政到底是不是喝醉了，这对楼上楼下，厅内厅外的子子孙孙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一股热烈的气氛已经化为乌有，他们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了，于是纷纷离去。

孔贡政虽然在今晚的酒会中，在各界人士的举杯庆贺下，多喝了几杯，可他并不是真的醉了。若是他果真喝醉了，对他说来可能要好些。或许，他就不会忆起过去、想着现在及将来了！他或许就会不掉入伤感、惆怅的深渊，那有失身份的失态举动或许可以免去！然而，正是因为他未曾喝醉，这些都已发生，而且还在继续。

“阿政，你到底是怎么啦？想不想喝杯橙汁？”

老妻曾艳萍在房外轻轻敲着房门，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别来烦我，让我清静一下好不好？”

孔贡政提高嗓子喝道，他还把“好不好”三个字拉得特别长，好象是咬紧了牙关。

整座豪华、宽大的独立式楼房，顿时变成了死一般的静寂。一

切外来的、足以分散或干扰孔贡政思维的因素一概被截断了，现存
的空气，足以允许孔贡政慢慢地思考、缓缓地追忆。

二

孔贡政有兄弟三人，哥哥孔戊成比他大两岁，弟弟孔献治比他小两岁。孔贡政是老二，怎么反而继承并掌管了整个集团的大权呢？孔贡政恰恰是为此而长吁短叹，正是为了这些在细细追忆。

追忆从“大永”集团的创立开始。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孔贡政记得十分清楚，那年他不过二十岁。爸爸孔震林辞去印务馆印车师傅的工作，用毕生所积蓄的两千多元，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搞了一部二手印刷机，把早已辍了学的大哥孔戊成，从古董店售货、送货的岗位上拉了下来，作为他的助手，创立“大永印务”。

虽说孔震林是印刷技工，是师傅，对于印刷业务十分精通，举凡印刷机械的大小问题、印刷中出现的大小毛病，在他手中无不迎刃而解；然而，由于市场经验的缺乏，商场联系的不足以及资金的短缺，“大永印务”的生意是在极度困难之下，惨淡经营的！这些情景，孔贡政都一一看在眼里，他感受到爸爸和哥哥的辛苦，他也感觉到若不是爸爸和哥哥的艰苦奋斗，自己与弟弟便没有机会升大学了！孔贡政在二十五岁那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化学工程系，合家大小都为他祝贺。孔震林更是大喜过望，特地给印务馆放一天假以示隆重，他终日笑盈盈对孔戊成说：

“总算熬出头来了。贡政回到印务馆可以协助你发展市场。你可以抽出点时间来协助我管理生产，我也可以松弛一下了。”

孔戊成自然高兴，他心想在这年代里能有独立的事业、能够自己做老板，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能够自己人齐心协力共同创业、共同发展事业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然而，孔贡政并不作如是想！他另有算盘，在他看来，“大永

印务”岂是自己安身之处？他找了个借口说：

“我虽然取得了大学学位，但这学位恐怕对我们的印务生意没有什么帮助。我想最好让我再到日本专攻两年印刷技术的课程，到时，我将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回来，我们就可以领导印务界了。”

孔震林不以为然，摇摇头说：

“我是要你回来发展业务，不是叫你回来革新机器！机器的问题我什么都能解决。你来管生意，你哥哥协助我，再受我训练一下，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爸爸，你错了，生意的发展固然重要，技术的革新与提高，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的技术水平一直不提高，质量一直上不去，生意能向前发展吗？我所说的研读印刷技术课程绝对不是学些功夫回来修理机器，而是学习如何提高印刷水平，如何提高质量。我想我们是应该以先进的印刷技术水平、高超的质量来争取市场，发展生意。”

孔震林不置可否，呆望着两个儿子，空气有点呆滞。

孔戊成打破僵局说：“爸爸，阿政说的也有道理。反正两年时间不算长，一转眼就到了，就让阿政去学习、吸取先进的印刷技术好了。”

就这样，孔贡政留学日本两年。

然而，他并没有在学成后即回“大永印务”任职。他心想：“我学了那么多知识，要我屈就于“大永印务”，岂非大材小用，太委屈了吗？”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表示，虽然他已经学了许多先进的印刷技术的知识，但很缺乏市场经验。他希望继续留在外头，参加一些国际财团，吸取经验，以便将来回家为“大永印务”服务时，能把业务打入国际市场。孔震林虽然感到失望，但感于儿子的雄心壮志，决心不干涉孔贡政，让他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也确实对于孔贡政的决定无可奈何。

倒反而是三弟孔献治，在马大会计系毕业后，即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大永印务”，协助爸爸和哥哥开拓市场、发展业务。

“大永印务”的艰苦时期，在孔震林与孔戊成的刻苦耐劳、专心一意地经营下，早已经渡过了。孔献治从大学毕业出来，加入

“大永印务”时，“大永印务”已经有了十分稳固的基础。而且营业额也已经是初成立时的百倍了。“大永印务”已从初成立时的五个人发展为员工五十五人的中型印刷厂了。工厂里的设备也增添了不少，装订机两架，印刷机一共是四架，这些年来在孔戊成的耐心培植下，客户关系也大有发展。“大永印务”加入了孔献治这一支生力军，更是如虎添翼，业务一日千里地发展了起来。

三

孔贡政回“大永印务”，是在他三十岁那一年，也即是他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到美国的LD出版社服务了三年之后的事。他是在接获孔震林表示准备退休，要把“大永印务”的股份分配给他们兄弟三人的书信后，决定辞去LD出版社业务经理一职，回“大永印务”的。

孔震林正式宣布把“大永印务”改为有限公司，定名为“大永印务(私人)有限公司”。把股份平均分成四份，三个儿子及自己本身各得一份，自己担任董事主席，统管整个公司的行政、生产、财务政策；公司的业务由老大孔戊成负责，因为有许多客户都是他一手发展起来的，同他的关系极其密切，而且他是“大永”的开国元老，董事经理一职交给他负责；孔贡政是一家之中最有学识，最具先进技术思想与经验的人，兼之他又专攻印刷技术，那么就应该在生产技术方面做出他的贡献，厂长一职应该由他来担任，是为董事厂长；老么孔献治是学会会计的，由他来掌管公司财务。

对于孔震林的分配，大家都认为合理，尤其是股份，每人所获股值约二十万元，这是一份得自祖业的礼物。大家都欢欣雀跃，唯独孔贡政甚不满意，他认为让他去管工厂的生产工作，对于自己的才华是一种浪费！他觉得他应该负责公司里的最高领导工作，简单一句话，董事经理的职位应该由他来担任。

虽然孔贡政有这么些想法，他却不敢说出来，只是独自闷在心里，工作，他还是起劲地干。

孔贡政在“大永”担任厂长工作不过两年，“大永印务有限公司”的业绩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质量的优异及工作效率高超，使得“大永”在印务界名声大振，许多国际出版界均慕名而来，“大永”虽然在继续扩充，还显得有些应接不暇。

“我们的业务已经飞快地发展，目前的厂房、设备均不能应付生意发展的需求。我们有必要另觅厂地，兴建工厂。同时，再增添新设备。目前全世界的印刷业的发展趋势是面向更精制、更优美的彩色方向发展。如果我们要继续在印刷业领导潮流，就必须引进最新的柯式双色印刷机、分色机和自动装订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向国际市场进军了。”

在一次董事会上，孔贡政分析了印刷业的发展趋势，并同时提出了他的建议。其实，他的这一建议，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已久，只苦于未有机会提出来！从他进入“大永”的那一天起，他就萌起了大力改革，进军国际市场的念头。在孔贡政想来，要出头，要成功，只有走大力改革、进军国际的道路。这条路不只会使“大永”获得成功，也使自己获得成功。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在本地市场上，自己是比不上大哥的，基本客户是他一手发展建立起来的，他们交谊颇深，慢说自己打不进，就算打进去了也不好说话！只有向国际市场进军，自己的才能才有机会施展。

孔贡政的这个见解是为公司的前途，为公司的进步发展的，因而是好的，有建设性的。然而，孔震林并不以为然！他说：

“做生意，搞工业，最基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领导潮流之类的堂皇的名堂而对自己的生意信不过，我们也不需要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先进、比人家进步而牺牲我们应该得到的利益。我们做生意人最要讲求现实，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为了赚钱。我认为目前只要稳住我们的生意，我们即可赚取足够的金钱，我们又何必去扩大投资，增加负担呢？”

“其实，爸爸，我说你错了！扩充业务，发展生意正是为了赚钱，赚取更多的金钱。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我们必须顺应潮流。潮流向前进，你不跟着向前进，就必然要被潮流淹没，被时代所淘汰。”

孔贡政立刻针对父亲的观点，予以反驳，也给自己的论点加以补充说明。

孔戊成与孔献治都认为孔贡政言之有理，赞成他的见解。于是，“大永印务有限公司”的革新和扩大已经成了定局。

然而，“大永”要革新、要扩建、要添购新设备，需要大笔的现金，现有的资产与现金不足以应付扩充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大笔数目的发展资金，孔贡政提出了引进外资，让外人加股的建议。

这建议一经提出，立刻遭到了董事会的强烈反对。

孔震林激忿地说：

“‘大永’是我一手创立，在你哥哥的全力协办下，几经艰难困苦才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凭什么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要我把这辛辛苦苦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事业拱手送给别人，我可办不到！”

“爸爸创业不易，我们也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把公司的业务基础打牢，现在刚刚上了轨道，怎么能就这样把它断送掉呢？”大哥孔戊成附和着说。

“你们误会了，让外人加股不等于把公司奉送给人家，更不是把我们的事业断送掉！这是一种全新的企业概念，是在本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发展事业，联合他人或同行的力量一同发展的经济理论，这在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是很平常的事，你不是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某公司收购某公司，或A公司与B公司合并之类的新闻吗？”孔贡政申辩着说。

“我怎么不懂，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的经济法则！”孔戊成说。

“我们是小本，引进外来的大本，不等于是送羊入虎口？我们正好送上去给人家做馅儿？”孔震林气呼呼地说。

“没错，资本主义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但是凶狠的小鱼又何尝不能把大鱼吃掉？我们引进外资，只要掌握的好，外资、大本，只是供我们利用。只要我们发展起来了、成功了，他们也就被我们吃掉了！”孔贡政极力为自己的言论辩护。

“讲鬼话，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孔震林申斥着说。

“真是异想天开，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孔戊成也补充着说。

然而，出乎爸爸与老大的意外，老幺却赞成老二的意见！两派意见强烈地争论着，双方相持不下！按条规两个意见既不能按协商的方式达成协议，只好投票表决，结果是三比二，主席多一票，孔贡政的意见不被接纳，他只好按下不提，继续安于现状，努力工作下去。

孔贡政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一面继续勤力工作；一面则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他对“大永”的内部势力重新评估：他认为小弟孔献治是与自己坚决站在一边的同盟军；爸爸孔震林是保守势力，是阻碍进步、阻碍发展的主要堡垒；而哥哥孔戊成则是动摇分子！这动摇分子很危险，他是举足轻重的。从这一次经验教训中，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孔戊成与自己站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便得胜；当他站到爸爸那边去的时候，自己的计划便受挫了。

根据这一分析孔贡政认为要推行自己革新计划就得争取哥哥的支持。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看起来不容易！倒不是哥哥有意同自己作对，哥哥其实是真心全意为求公司发展进步的。只是由于他学识不够，他又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及对公司的深厚感情；最糟糕的是他就喜欢凭这些作为判断事情！这就注定了孔贡政的革新计划要严重地受阻了！

要争取大哥对自己革新计划加以支持，做起来既然不易，就得寻求其它途径。

还有什么其它途径可循呢？

有！那就是改变股分的结构。

然而，股分的结构，既然由爸爸划成四份，谁也不愿出让，这股分的结构又怎么能改变呢？除非是爸爸……

“嗨！不该这么想！大逆不道！”孔贡政又推翻了自己的念头！

推翻尽管推翻，它却是唯一的道路！不走这条路自己的革新计划便不能得以付诸实践，自己也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日子。

革新计划无论如何必须实行，这条路子无论如何必须要走！不过，这条路子实在太绝了，非最后关头，还是避免选择它；争取大哥的支持尽管不易，也还得先试试看。

“献治，你说大哥为什么不支持我的革新计划？”孔贡政找小